



杜
詩

卷之六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卷之六

宮殿 宮詞附

古詩二首

律詩六首

玉華宮

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林

述抵家情況鶴曰唐志真觀二

十一年建玉華宮於坊州宜君

縣之鳳凰谷會要云二十一年

七月十二日造殿曰玉華殿太

宗有玉華宮銘公至德二載往

廊時作果州亦有玉華宮九域

至云唐神龍中見黃雲赤霧疑

然翳前後三日但聞斤斧之聲

暨霧散雲歛有宮花出在果州
上聞其事賜名玉華宮然非其

詩所題者

溪回松風長

梅曰符堅墓在此宮前有溪曰醴醑蓋取溪色如酒色之

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蒼鼠竄古瓦不知何

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洙曰許慎云兵死之

血為鬼火憐者鬼火之名希曰九思鬼火號熒熒

壞道哀湍瀉洙曰

書說築傳巖之野注傳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

此等護道

萬籟真笙竽秋色

一作氣

正蕭洒

洙曰莊齊

物篇子綦曰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美人為黃土沉乃

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梅曰潘岳美人

歸重泉列子粉白黛黑佩環雜並若蘇曰梁隱過茂林覽遺蹟了無故舊碑文考驗

往事獨石馬在茂草中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

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洙曰天台賦萋萋之纖草又嗟人生

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

九成宮

魯曰武德元年廢麟遊郡置鄜州有九成宮即隋仁

壽宮也鶴曰地志隋仁壽宮
義寧元年廢真觀五年復置永
徽元年曰萬年宮乾封二年復
曰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當
是至德二載經鄜州作故詩云
天王守太白又云我行屬時危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白曾宮憑風迫一作

迴岌業土囊口沫曰西京賦狀鬼我岌岌

青蘋之未盛怒立神扶棟榦鑿翠開戶牖於

敏修曰魯靈光殿其陽產靈芝蘇曰隋文

賦神靈扶其棟宇芝十莖希曰終南山陽產

金花芝非常是產九其陰宿牛斗沫曰西

成宮所枕山之陽林穹谷其陰則冠以九

峻陪以甘泉天台賦蔭牛宿以曜舉趙曰九

以言紛披長松倒揭嶻怪石走嶻魚列切

其高紛披長松倒揭嶻怪石走趙曰洞簾

賦若凱風紛披魯靈光哀猿啼一聲客淚

遊賦飛陞揭孽緣雲上哀猿啼一聲客淚

遊林藪沫曰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至

歌三聲淚霑衣希曰古樂府巴東三峽巫
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衣棠山谷謂但以柳
怨之立日和為數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
疊惜其聲今不傳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
朽沫曰楊素為惰文帝營仁壽宮規構鴻

倫曰母恐后至當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

自免既而果然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鶴曰志云周

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臨

幸舊史志云九成宮摠監一人副監一人

丞一人簿一人錄事巡非瑤水遠洙曰王

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水序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

如舞瑤水之陰言周穆王遊於崑崙山其

西王母與宴跡是雕牆後洙曰五子之

於瑤池之上歌峻宇雕牆我

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守太白洙曰

國傳今太白高深入者勝天王天子也守

太白待時而進也趙曰守音符太白山名

守之為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希曰太

白山在鳳翔府郿縣天王謂肅宗也駐馬

更回首一作搔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新添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

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滿建章劔佩聲隨

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洙曰舍人先世

掌絲綸鄭曰長安志東內大明宮鶴曰按舊史京帥西有大明

宮與慶宮謂之三內東內有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北會要云真觀

八年十月營永安宮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宮咸亨元年二月四日改蓬

萊宮為舍元殿長安元年復改萊宮大明宮此當是

乾元元年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

洙曰顏氏家訓云或問

訓荅曰魏漢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

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更歷也經也鼓五更爾趙曰五夜指言

五更初也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五夜謂五鼓天將曉也希曰漢儀中黃

門持九重一作春色醉仙桃洙曰漢天子之

故事西王母賁其桃七枚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玉母笑曰此桃一千生一千結

實人壽幾何遂止西王母指東方朔曰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師曰凡詩稱春者皆

酒也醉仙桃言入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朝飲酒其色如春

風微燕雀高麗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後寂

寥無朝罷香煙携滿袖蘇曰韋賢詩御壚

聞

時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趙

賈至曾之子也曾於開元間掌制諾玄宗

幸蜀拜至起居舍人帝曰昔先天諾命乃

父為之辭今茲命冊乃爾為之兩朝盛典

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昱曰記緇衣篇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如綉池上于一作今有鳳

毛辭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叔儀誅帝

大嗟賞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同前

王維

絳幘鷄人送曉壽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

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影纔臨

仙掌動香煙欲傍亥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岑參

鷄聲紫陌曙光寒鸞轉皇州春色闌金鑊

曉鍾開萬戶玉堦仙仗擁千官花迎劔佩

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鄭曰掖夷

志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東閣門故以

掖稱鶴曰舊史高宗龍翔二年

置正殿曰舍元舍元之後曰宣

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

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當是乾元

二年春作

天門日射黃金榜晨光銅鈎起夕涼照春

殿晴曛赤羽旗鳥羽為旗赤微微一云

承委珮垂則臣佩委爐煙細細駐遊絲

遊散者香煙似之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

鳩鵲亦多時名在甘泉宮秦曰謝玄暉詩

金波麗鳩鵲借漢殿侍臣煖步歸青瑣日

觀名此當時之禁掖退食從容出每遲詩曰

以青瑣門也天子制退食從容出每遲詩曰

紫宸殿退朝口號鄭曰長安志宣

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正殿鶴

日唐會要云龍朔二年七月七

年四月二十五日始御紫宸殿

聽政百寮賀新宮成開元十六年補遺施敬本張烜李銳等謂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是也今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當是乾元元年為拾遺時作

戶外昭容紫袖垂

洙曰唐制昭容雙瞻御

座引朝儀

引蒼舒曰按唐制天子坐朝官人

詔曰宮嬪女識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官人不得出為引謂之瞻則回瞻也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

淑景一作日也師曰晝漏聲

一作

聞高閣報

趙曰以閣之高

天顏有喜

近臣知

洙曰言近臣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

送夔龍集

一作

鳳池

洙曰夔龍舜之良臣夔典樂龍納言鳳池

荀最為中書令及罷云奪我鳳凰池趙曰唐制左拾遺領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

宮詞

律詩九首

秋興五首同作八首餘見四時門

夔州作

聞道長安似弈碁洙曰弈碁互勝負也百年世事不

勝洙曰堪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洙曰以喪亂而

太冲詩濟濟王城文武衣冠異昔時洙曰非故

舊也直北關山金鼓振洙曰時河

尚用兵乃隴右閔輔間也舊本輒云河北

西車馬羽書遲洙曰征西大將軍也遲以張

征西者將軍之號也魚龍寂寞秋江冷故

國平居有所思秦有魚龍川修可曰草閣

言秦之魚龍川乎按酈道元水經曰魚龍

秋日為夜也趙曰言故國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洙曰

帝置金莖盤西都賦遊仙掌以承露霍雙

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

希曰按地理志云高宗以風痺厭西內秋

志所謂寧民今顏昶入南山水入京大曆

元年尹黎幹自南山開漕渠抵景風延喜

門以入苑蓋京西望瑤池降王母武帝內

城前直此山也傳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漢武帝夜忽見天

西南如有白雲起俄頃王母至趙曰周穆

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今云望東來紫氣

瑤池則望其自瑤池而降也望

滿函關喜者周老子傳註列仙傳曰閔令尹

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

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

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服巨勝實莫知其終亦著書九篇名閔

子尹雲移雉尾開宮扇註趙曰見雲橫雉尾高

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有雉

今公言天子雉扇則天子御朝用日繞龍

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趙曰公幾回

青瑣點朝班趙曰想望省中諸公之朝也

曰幾回猶言幾時歸也原涉傳至官無幾何

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五行志其幾何

註以為數則與上句不相屬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瞿唐

曲江雖南北萬里相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

遠而秋止一色也芙蓉樓名芙蓉苑在敦化坊本天子遊幸之地而今乃有邊愁入於其間以紀吐蕃之

芙蓉小苑入邊愁安宮禁故事趙曰花園皆長

皇樓名芙蓉苑在敦化坊本天子遊幸之地而今乃有邊愁入於其間以紀吐蕃之

亂嘗陷京師故也鶴曰舊史云南內日與慶官在東內之南隆慶坊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復到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又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

珠簾繡柱圍黃鶴風至則鳴如珩珠為簾

也趙曰言繡窠作雙鶴二字便以為黃鶴樓非

也錦纜牙檣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

中自出帝王州洙曰謝玄暉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洙曰

帝欲征昆明夷為有滇河乃作池以習水戰因而得希曰高宗問許敬宗漢武開

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

實為此池以隸戰又寰宇記云宋元嘉二

十三年築堤以堰水為池輿地志齊武帝

覆舟山詩云南瞻儲織女機絲虛月夜石

脊館北眺昆明池織女機絲虛月夜石

鯨鱗甲動秋風玉洙曰西京雜記昆明池刻

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有

駿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

左牽牛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修可曰西

都賦註武帝鑿昆明池於左右作牽牛織

女以象波漂菰米沉雲黑洙曰西京雜記

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趙曰言菰之

多其望之長遠黠
露冷蓮房墜粉紅
蓮花也修可日蓮房墜粉紅謂蓮實上花

葉墜也爾雅荷芙蓉藻其華菡萏其實蓮
其的郭璞註云蓮謂房也的萼中子也

以此考之則蓮房非花矣唐本草圖經云
菰又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

兒臂謂之茭手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
至後結實乃彫胡米關塞極天唯鳥道

也沉雲黑其茭鬱乎關塞極天唯鳥道
言道路多狹所通者鳥道而已沈曰南中

地志交趾部治龍偏縣自興古鳥道四百
里江湖滿地一漁翁自趙曰公昆吾御宿自

透迤鄭曰晉灼曰昆吾地有亭顏師古
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孟東曰諸官

別觀不許人往來上宿皆宿於此故名御
宿趙曰昆吾御宿皆地名以長安志攷之御

在萬年縣西鶴曰子虛賦琳珉昆吾張揖
曰昆吾山名也出善金通鑑云郭子儀引

三十騎自御宿州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
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

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
安吐蕃必潰則御宿川在京兆府之境甚

明紫閣峯陰入漢陂入漢陂昆吾御宿自
透迤鄭曰漢莫彼切今本作漾如亮香

切非是趙曰紫閣峯終南山之峯名香
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詩話云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
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

詩話云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
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

詩話云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
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

詩話云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
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

詩話云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
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

行天馬度橋 亦效此理 佳人拾翠春相問 趙曰費昶春郊望美

人詩芳郊 仙侶同舟晚更移 林宗曰李膺郭

濟人望之 綵筆昔曾干氣象 白頭吟望苦

為仙舟 低垂 洙曰卓文君有白頭吟 趙曰公自言

今老矣白頭吟詠而 望之其頭苦於低垂

洞房 鶴曰自此詩至鬪鷄四篇皆

皇以廣德元年三月葬泰陵今

詩云園陵白露中則是廣德元

年後作而鬪鷄詩云仙遊終一

閱女樂久而無香則去葬年遠矣

梁權道編大曆元年恐是

洞房環珮冷 玉殿起秋風 蘇曰楊妃過温

掩扉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波

去介甫永叔俱稱絕題趙曰此篇思長安

而懷帝闕也楚辭脩容脩態旦洞房希曰

三輔黃圖有夫玉堂小玉堂殿今謂玉殿

其本秦地應新月 龍池滿舊宮 洙曰興慶

於此 龍池之地有繫舟 今夜遠清漏 往時同漏聲

也 舊 萬里黃山北園陵 白露中 洙曰東方朔微行始

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趙曰按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扶

風槐里縣有黃山官希曰漢宣帝王后傳
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
為墳王后陵次宣
帝陵東故曰東園

宿昔 洙曰詠天寶中事也鶴曰詩
云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蓋指貴妃
與諸姨也

宿昔青門菓 逸曰青門蓬萊仗數移
京東門蓬萊殿名鶴曰元獨有蓬萊殿蓋有

逸曰蓬萊殿名鶴曰元獨有蓬萊殿蓋有
蓬萊宮龍朔二年高宗置仗朝會之仗三

衛番上分花驕迎雜樹 洙曰天寶中最重
為五仗 趙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

比其貴盛趙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
李之屬沈約望春詩春風搖雜樹

出平池 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
宮小龍常游於官垣南溝水中

落日留王母 洙曰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與
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

人微風倚少兒 趙曰王母以言楊貴妃少
兒以言妃之諸姨矣少兒

則衛少宮中行樂秘 仁為符曰按前漢書周
兒也 仁為符曰按前漢書周

幸入臥內於後官秘 少有外人知
戲仁常在旁終無言

能畫 鶴曰詩云能畫毛延壽投壺
郭舍人毛與郭皆漢人公託

以喻明皇為
技巧所移

能畫毛延壽 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
延壽善為人形醜好老少必

得其真希曰毛延壽即畫王嬙者
元帝以延壽畫昭君不寔遂殺之
舍人涿日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

為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如博之豎於輦中
每蒙天一笑曰修可曰太平御覽載神異傳

不接天為之笑問口流光今電是也師曰
元宗時承平日久驕逸遂生百技皆能感

動帝意詩復以物皆春希曰一本作復似
故云云政化平如水偏說也無皇恩斷

接能畫投政化平如水偏說也無皇恩斷
壺而可言也

若神涿日言不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涿日抵戲謂角觝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
其技爾趙日言至用抵戲而止不甚雜民

俗之風塵事也鶴曰西域傳作巴倫
漫衍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閼雞乙鮑曰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
也鶴曰明皇好閼雞兆亂之象

百蹄反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
其妙故詩言閼雞舞馬女樂而

終有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之感傷意也

閼雞初賜錦涿日楊妃外傳云國忠始以

有覃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閼雞走馬勝讀書買家

生兒不用識文字閼雞走馬勝讀書買家

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舞馬

則賜錦可知矣舊所引國忠事皆妄

既登牀百蹄日既一為解明皇常令教舞四

盃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

乘馬於上并轉如飛命壯士舉馬舞於榻

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承嗣得之一

日軍中享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

殺之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作曲一長仙遊

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出幸女樂流散也趙

宜曰仙遊言明皇上升矣寂寞驪山道清秋

草木黃洙曰言不復行幸也定功曰傷嘆

飛

省宇

律詩五首

題省中院壁 鶴曰既謂題省中院

一字補當是乾元元年為

掖垣竹埤梧十尋 趙曰禁掖之垣墻也竹

訟垣不生埤注云埤下濕也又音卑希曰

高后紀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

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掖垣即此洞門對

義公在左掖故云十字一本作千

雪一作雷常陰陰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註

日對雪當作對雷左太冲吳都賦云增岡

重阻列真之宇王堂對雷石寶相距蓋是

詩有鳴鳩乳燕落花遊絲之話乃春時非

可言雪傳寫之誤耳蘇曰魯直常云唐省

中皆青落花遊絲白日靜春曰梁簡文帝

壁畫雪遊絲燕入遊絲鳴鳩乳鸞青春深腐儒衰晚謬

帶蝶驚燕入遊絲鳴鳩乳鸞青春深腐儒衰晚謬

通籍洙曰黥布傳上置酒對衆折隋何曰

籍微班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通籍見通

補洙曰詩衮我有關仲山甫補之註衮君

遺故用許身愧比雙南金贈我緣綺琴何

以報之雙南金師曰甫自賊歸謁肅宗肅

宗授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退食遲回違寸

心言老年仕宦非其本心况無忠言以補

春宿左省

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

曰左省乾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

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丘河

曰玉珂鳴珂也蒼舒曰通典老鵬入海為
域可截作馬勒謂之珂趙曰公有封事欲
上故聽開門也且明朝有封事其密故封之
想朝馬鳴珂也
以數問夜如何趙曰詩夜如何其師曰萬
達言親近天子也聽金鑰恐天子門開羣
霄入朝風傳玉珂之聲故數問夜如何玉
珂導者所鳴之珂故云馬非也鶴曰貞觀
三年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令文武官各
上封事極言得失又唐志補闕拾遺掌供
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今封事欲
上而至於數問夜之如何其憂國愛君之
意展轉于中視岑參所云自覺諫書稀者
為不
伴矣

晚出左掖

鶴曰詩云晝刻傳呼淺
春旗簇仗齊當是乾元

元年春在
諫省作

晝刻傳呼淺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春旗

簇仗齊洙曰春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官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

馬欲雞栖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

馬出左掖雞欲栖之時謂日之夕矣希曰

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
藁通鑑云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杜甫
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

决於私家今觀此詩不唯至此亦裴冕苗晉
栖雖曰時丁多事自應如此亦裴冕苗晉
以卿輩知所懲監也

宿府鶴曰詩云清秋幕府井梧寒

清秋幕府井梧寒洙曰梧桐也趙曰魏獨

有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

色好誰看蘇曰李固邊角風急水夜無寐

潔故人流落千里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

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洙曰伶俜

貌流落強移栖息一枝安洙曰莊子言鵬鷖

深林不過一枝以其性各有極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院中一云

詩云幕府秋風日夜清當是廣

德二年秋作又云浣花溪裏花

幕府秋風日夜清洙曰武帝拜霍去病大

也府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洙

劉越石詩朱實隕階面青苔先自生洙

勁風繁英落素秋

沈休文詩賓除綠復有樓臺街暮景不勞

鍾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

作今日一吏隱名云吏隱趙曰汝南先賢傳

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

陵廟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

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鶴曰

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公以十

四載十一月往奉先而此詩云

解字客秋螢又不言祿山之車

但言荒歲兒女瘦當是十三載

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時

往見諸官而作此詩

先帝昔晏駕

故稱晏駕者凡臣子之心猶謂官

車晚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百靈

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

庭

庭右按楚詞招魂云象設君室靜安間些

即事壯重險洙曰易習坎重險也天台賦

多事既論功超五丁洙曰蜀王生五丁本紀曰天為

山鶴曰寰宇記云蜀王開明下五葉有開

明尚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能徙山每一

王死輒為立大石橋陵故云重坡陀因厚地

千鈞為墓誌今賦賦橋陵故云重坡陀因厚地

洙曰相如二世賦賦橋陵故云重坡陀因厚地

却略羅峻屏修詩遠山

峻屏略羅雲闕虛冉冉洙曰天台賦雙風松

肅泠泠洙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松風遵石

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洙曰孫綽賦踐官

女曉知署祠官朝見星洙曰以其勤恪空

梁簇畫戟修可曰隋薛道衡

中使日夜繼希曰自唐以來

豈徒郵備享尚謂求無形趙曰禮記備物

無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洙曰莊子用

於瑞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巖肩

詩好鳥高嶽前崱嶭洪河左滢滢鄭曰滢

鳴高枝高嶽前崱嶭洪河左滢滢

澗于局切小水也洙曰西都賦右界褒斜

龍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趙曰高嶽

指嵩山也洪河指言橋金城蓄峻趾班固

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金城蓄峻趾班固

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壙之趾以益其高

也修武曰金城地名漢地理志秦地西有

金城武威唐以金城為蘭州郡公以金城

對沙苑其為地名可知鶴曰金城本隋始

平縣景龍四年中宗送金城公主入蕃別

於此因改為金城縣屬京兆華州亦有金

城宮武德二年廢顯慶三年復置與橋陵

近故應指此而言如修可所註非寰宇記

云沙苑交迴汀湖縣南十二里即西魏文

帝大統三年周太祖為相國與高歡戰于

沙苑大破之以其戰處宜六畜置沙苑監

多植柳於苦泉側置羊牧唐六典沙苑監

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監同州馬翊朝邑

兩縣界寰宇記又云沙苑古城在朝邑縣

南十七里又按唐高祖武德七年校獵沙

苑未與奧區固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川原

紛眇冥居然赤縣立

雨有時寒暑有節史記鄒衍著書云中國

名赤縣內自有九州外亦如赤縣州者有

九趙曰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

之豐山建脣宗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

北府十七年昇為赤故公詩言赤縣舊汪

引崑崙東有赤縣非是希曰舊史奉先縣

以管橋陵開元十七年制官員同赤縣寶

應二年又置玄宗泰陵於縣東北按舊史

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上龍

蟠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當葬此

蟠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當葬此

蟠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當葬此

蟠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當葬此

地後以廣德元年二月辛酉葬廣德元年
即寶應三年也是年十一月改為廣德

臺榭爭茗亭茗亭南樓期官屬果稱是聲

華真可聽蘇曰二陸聲王劉美竹潤爾雅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裴李春蘭馨

蘭香草也鄭氏才振古茲注振自也如啖

侯筆不停啖杜覽切赤縣官也趙曰裴李鄭啖

鸚鵡賦序遣辭必中律洙曰陸士衡文賦

矣筆不停綴利物常發研鄭曰研奚經反研石也洙

君解牛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
對曰臣之刀十九年而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綺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青瑩書禹

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注側聞魯恭化洙曰

皆玉名西都賦琳珉青瑩後漢

魯恭為中牟令秉德崔瑗銘洙曰後漢崔瑗

專以德化為理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樓見終明府水

於世傳註朝儀限霄漢趙曰此公之自述也知縣入

自嘆耳客思迫林垆洙曰謝靈運詩相送越林

垆輒軻辭下杜洙曰孝宣紀尤樂杜鄩之間

今之飄飄凌濁涇呂曰詩涇以渭濁希曰唐

杜往奉先故度涇水潘岳賦此有清渭濁涇杜

鶴曰涇水本濁而後人襲舛多以為涇清詩涇

云涇以渭濁猶謂涇以渭濁諸生舊短褐趙曰

而見其濁也初非言渭濁諸生舊短褐使貧

者衣短旅泛一浮萍洙曰古詩泛泛江漢萍

比如萍隨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呂曰漢

水浮遊日暮途遠吾故倒主人念老馬外傳曰昔

行而逆施詩涕泗滂沱主人念老馬外傳曰昔

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

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田子方

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之不解宇為也

為也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解宇

容秋螢流寓理豈愜趙曰謝靈運擬王粲

公子遭乱流寓窮愁醉未醒修可曰史記

自傷情多也窮愁醉未醒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蘇曰蘇勛云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泛滄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

宰鶴曰衡山唐初隸潭州神龍

年至衡山當是其年作按禮樂

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

子廟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

旄曰旄頭胡星也紫

微帝宮也喻祿山乱中原陷長安也世乱

俎豆之事不講故云無復也趙曰按晉天

文志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胡星彗

紫微言其犯帝座彗孛在天文志俱為妖

星希曰漢文帝紀註文穎曰孛彗長三星

其占略同云云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

大法孛彗多為災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除舊布新之災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

地爭不遑學校也

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

地洞庭野歛得文翁肆洗洗曹子行

地貌若舞風雩至

地變可比齊魯洗洗整肅貌胃子謂元子以

地下至鄉大夫子弟從學者若舞風雩而至

然立新意

所以宜中興則孔門豈可弃乎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弃是以資雅才渙

雅才陸宰也新衡山雖卜邑首唱恢大義

學資之而成爾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閱能復詩闕官頌僖公講堂非曩構大屋

加塗墍鄭曰墍巨至切仰塗也鶴曰尚書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注許氣反

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聖飾一音故愛反下可容百人墻

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洙曰言文

德足以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

夏時輓轡凍堦圮鄭曰輓盧谷切轡落胡切圓轉水也

也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芳未切趙曰

彼殺伐之災在此特覺其髣髴而已鶴曰長楊賦從者彷彿亂屬而還師古曰讀曰

彷彿則髣未嘗作芳未反故園延歸望衰頽減愁思南

紀收波瀾洙曰言能以文德易暴亂西河

共風味洙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

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趙曰言采詩之

之勞而不可記陸宰之美也官高歌激宇宙凡

百慎失墜洙曰尚可記一云記奇異師曰青衿謂學士以青緣領也文翁

肆指縣學後漢高虎有雅才而訥於言雅

才指陸宰墍塗壁也昔僖公修泮宮而服

淮夷今陸宰為是學文德自足以懷遠何

必三千之徒始壓戎兵氣乎殺伐災髣髴

言此邦絃誦之樂兵革之患少也南紀收
波瀾言變其荆楚輕剽之風而恩波廣被
也昔子夏居西河教授也陸宰與之同其
風使人咀味其教也師采詩以觀民風
今采詩之官倦於政涉使陸宰德政不聞
于上甫尚得以是篇而記其事以備國史
墜之失也

行次昭陵

之老輔曰唐太宗文皇帝

醴泉縣有九嶷山昭陵在西北
六十里舊史云貞觀十年置昭
陵於九嶷山因析雲陽咸陽二
縣置醴泉縣而新史云十一年
二月丁巳營九嶷山為陵十年
十一月乃葬文德皇后于昭陵

殆因葬后又營陵故舊史云十
年者紀始事也今詩題云行次
昭陵當是天寶五載自東都歸
長安時作詩云幽人拜鼎湖則
是未奏賦授官前也

舊俗疲庸主

洙曰舊俗謂隋氏羣雄問獨

夫

洙曰獨夫以失道而無助也書識歸龍

鳳質

洙曰識書也唐威定虎狼都秦傳秦

虎狼之國謂

天屬尊堯典

洙曰父子天屬

功典猶堯之師曰高祖禪位於舜故云神功協禹謨

太宗猶堯之師曰高祖禪位於舜故云神功協禹謨

神功協禹謨

魯曰謂親定九州也趙曰謂禹成厥功而
書有大禹謨也希曰高祖謚神堯又遜位
如堯故以其法度為堯典太風雲隨絕足
宗有九功之德可歌如禹也
趙曰魏文與孫權送馬書曰中國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矣師曰時李靖之
徒皆以風雲之會日月繼高衢謂相繼而
隨馬足而奮也
明也謂高文物多師古傳文曰物以紀之師
祖禪位
古謂以古為朝廷半老儒
師猶稽古也
謂學趙曰老儒直詞寧戮辱趙曰如魏鄭公
謂房杜之徒
賢路不崎嶇趙曰言不艱於進用
往者災

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
鑪歐陽曰謂陶成壯士悲陵邑
奉幽人拜鼎湖洙曰鼎湖黃帝鑄鼎鼎成
邑趙曰言天變未弭而指麾安率土盪滌
湖趙曰言天變未弭而指麾安率土盪滌
撫洪鑪則言太宗之意猶欲勤兵於遠也
以有志方如悲爾升遐故繼之
舉洙曰上賜霍光玉衣梓官取秉死亦賜
鐵馬汗常趨鐵馬陸佐公松柏瞻虛殿洙
虛一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
宗躬親戎

馬平一天下開建國流恨滿山隅師曰追
杜也易開國承家流恨滿山隅
開國之日無英雄之主如太宗以安天
下是以流恨也鶴曰古者陵廟多植松栢
公之祖審言和李嗣真奉使河東詩云陵
園松栢田又顏延年拜陵廟詩松風遵路
急公謁先主廟枯木半龍鱗謂雙栢是也
昭陵多植松栢故重經昭陵詩亦云再窺
松栢路又按會昌三年勅諸陵相栽今後
每至歲首正二會七八四箇月內擇日與百
姓栽植畢日縣與安當則唐諸陵皆有栢
公作此詩時明皇任用寢非其人國勢已
見不如開元亂萌危兆早自可

重經昭陵

寶鶴曰前經昭陵詩是九

載作是年高祖與四宗皆加
聖字五右皆加順聖字故詩云
宗祀日輝光還見五雲飛以言
天子之孝也天寶五載遊齊趙
歸應詔退下復至東都八年
謁玄元皇帝廟詩九載歸長
重經昭陵

草昧英雄起

不洙曰屯難之時也師曰草而

也謳歌曆數歸

堯之子而謳歌舜論語天

之曆數在爾躬言風塵三尺劔洙曰吾以高祖
其天命之所在也風塵三尺劔
衣提三尺取天下杜稷一戎木
師古曰三尺取天下杜稷一戎木

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翼亮貞文德丕承

服而戒紂言衆心同也王烈師曰置文館以招學士故云

戰武威王烈師曰置文館以招學士故云云聖圖天廣大覆壽也不宗祀日光輝日

奕葉隆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山陵也

寢寢廟也古詩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色雲也鶴曰唐志注長安縣有翠微宮後

改為翠微寺昭陵雖在醴泉而翠微尚可

想其臨幸之盛熊羆指言居守之兵也爾

禹廟鶴曰詩云禹廟空山裏秋風

鑿控三巴蓋夔州本巴東郡而

忠乃析巴東之臨江置又渝州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蘇曰揚脩詩晚

開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云仰觀刻

日龍畫龍蛇希曰楚辭九歌河伯云魚鱗蓋屋

愁屋堂朱畫蛟龍之文又天問屈原放逐

其下俛見圖畫何而問之雲氣生虛壁

涿曰一作清虛壁 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 涿曰

河渠書云夏書曰予乘四載十三年三過

行即橋 疏鑿 作流落 控三巴 賦曰郭璞江

夏后 疏鑿 趙曰按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

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 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涿曰

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

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

使就函谷故関尹宅發得之乃

置玄元廟於大寧坊是秋改為

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大

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

為紫微宮改譙郡紫微宮為太

清宮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

鶴曰梁權道云天寶十一載公

遊東都時作按舊史天寶元年

立玄元廟九月改太上玄元皇

帝宮天下準此二年三月壬子

親祠玄元廟改西京玄元廟為

太清宮東京廟為太微宮天子

為紫極宮新史却云三月壬子

享于玄元宮改云今謂十一

年遊東都作此詩何為更曰廟

詩所言五聖聯龍袞又却是天

寶八載閏六月事詩云翠栢深

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
露牛凍銀床當是其年冬作蓋
天寶九載已歸長安進三大禮
賦矣賦奏命宰相試文授河西

尉不拜改率府胃曹十

配極玄都闕

配天曰配皇等極老子曰是謂

也詩闕宮有洳趙曰以廟在城之北故曰

廟舊注言玄都觀妄憑高禁籙長宣紀曰前

池籙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注籙者禁苑前

來謂守桃嚴具禮遠廟曰桃遷主之所藏

之也趙曰周禮守桃掌守先王掌節鎮非常

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利趙曰

必有御賜之信以為鎮碧瓦初寒外碧瓦

故得借掌節以為言詩曰縹碧以

外琉璃瓦也初寒金莖一氣旁詩曰縹碧以

為瓦班孟堅西都賦抗仙山河扶繡戶日

謂戶上繪畫若繡也梁沈約春日月近雕

梁修可日檀約陽春歌曰日映仙李盤根

大洙曰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

國洙曰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

唐室以李猗蘭弈葉光洙曰漢武故事曰

為聖祖也其懷果以七月七日生武帝世家遺舊史

於猗蘭殿弈葉猶累世也道德付今王德經明皇注

洙曰史記有老子傳而無世家道德付今王德經明皇注

京賦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場鮑曰古人

於能事中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

擅場森羅移地軸洙曰河圖括地象曰地有

萬象森羅海賦又似妙絕動官墻筆跡巧

地軸挺技而爭迴今之妙冠絕也希曰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曰

新改為玄元官故云魏文帝與吳質書公

幹五言詩之善妙絕時人然黃絹幼婦之

碑在漢已先五聖聯龍衮洙曰唐書大寶

有此語矣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

玄元皇帝高祖太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

大聖皇帝之字千官列鴈行洙曰丘遲書

禮器天子龍衮行有帝侍從也冕旒俱秀發洙曰禮器天子

有二旌旆盡飛揚洙曰儀翠栢深留景紅

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洙曰風箏謂掣箏

鳴也江淹詩露井凍銀床洙曰古詩後園

玉在揚清曲

瓶素綆汲寒漿趙曰露地之井身退卑周

也瘦舟秋閨詩空汲銀床井之吏也修道德

室其學自以隱無名為務居國父之見周

之衰乃經傳拱漢皇師曰漢文景皆崇尚

遂去經傳拱漢皇師曰漢文景皆崇尚

致無為之治故垂衣拱手也谷神如不死

洙曰老子谷神養拙更何鄉師曰谷神猶

不死是謂玄祀何鄉謂無所

云藏神何鄉謂無所

止猶云何有之鄉

湘夫人祠 洙曰屈原九歌有湘夫

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

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

斷言漢荆州牧劉表元立題考圖

記言漢荆州牧劉表元立題考圖

曰湘夫人今驗其文乃晉太康

九年又題其額虞帝二妃之碑

非劉之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

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

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

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為

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

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

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

右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

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

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
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俄
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
盛者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
者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
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曰舜
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沅
相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
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
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
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乃與竹書
同文也其下言陟方乃死者所
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
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
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
梧之野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

溺者皆不可信鶴曰案九域
志二妃廟在全州而全在唐為
永州故今全有零陵郡古城又
灌陽縣舊屬永公自嶽之潭不
應舟出此當是別有祠在洞庭
之上流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
之二女居之宜有祠也詩云晚
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後篇祠
南夕望雲百丈牽江色孤舟况
日斜皆謂舟之所經則祠在洞
庭之上長沙之下無疑故韓愈
黃陵廟碑云以私錢十萬抵岳
州願易廟之祀腐瓦於刺史
王堪之此詩當是大曆四年春
作

肅肅湘妃廟

洙曰肅肅敬也詩思齊肅肅在廟

空墻碧水

春蟲書玉佩 薛燕舞翠帷 塵晚泊登汀樹

微馨借渚蘋 蒼梧恨不淺 染淚在叢筠

湘妃涕泣以淚揮竹染竹成班趙曰張華傳物志云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班鶴曰

竹紀云湘竹亦曰湘妃竹生蕭湘亦引博物志云舜南巡死於蒼梧二妃淚下染竹

成班二妃為湘神故曰湘妃

祠南夕望

鶴一日與前篇同

百丈牽江色

洙曰海賦揭百丈所孤舟汎以牽船也連竹為之

日斜興來猶杖屨 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

竹 洙曰屈原九歌有山鬼詞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 湘娥

倚暮花 洙曰湘娥屈平所謂湘君也郭璞江賦協靈運於湘娥 湖南

清絕地 萬古一長嗟 蘇曰徐元詩萬古長安景搔頭一嘆嗟

謁先主廟

洙曰成都記曰先主廟府南八里惠陵東七十

步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刺史傳單修立而卑小後至

長沙王鍾改更構及四面壇屋置守墓戶五百鶴曰先主廟雖

在成都而夔亦有之蓋先主賞為吳將所破步歸魚復又卒於

夔州永安宮所以亦有廟此詩
云錦江元過楚亦以夔居南楚
先主國於成都而廟於夔猶錦
江之過楚也竹送清溪月溪乃
指豐溪永安宮在豐溪
之側當是大曆元年作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
風雲會佳人一

何繁劉植說李軾書以龍虎之姿遭風雲
之時中興二十八將論曰咸能感會風雲
奮其智勇希曰世說戴道一道人善為辭
嘗途中途逢雪人問其狀先集其滌澹又陸
機江籬曰蒙被風雲會易時乘六龍
以御天光武論能乘時龍以御天
分杜稷志屈偃經綸
綸趙曰易屯君以經

屈而不得伸所以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
臣洙曰復漢謂欲興劉氏也老臣孔明也
元曰本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
制服譙周等上言曰大王襲先帝執迹亦
興於漢中又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
王之胃宜即帝位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
稱漢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
長策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
心未已
洙曰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
文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
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父駐之基
耕者雜安堵軍無私焉歐血事酸辛
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歐血事酸辛

洙曰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
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魏書亮糧盡勢
窮憂恚歐血一夕亮于郭氏塢臣松之以
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臣松之以
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期未可測
量而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
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
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
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
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
洙曰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南
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
卒譙周云西南上有黃氣趙曰譙周等初
勸進曰霸氣願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
死中原莫圖則
霸氣所以歇也

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

劍閣復通秦洙曰言拓地至秦楚趙日錦
秦則言本可以傷之也而舊俗存祠廟空山
不能焉所以傷之也而舊俗存祠廟空山
立洙曰襄陽記曰亮死所在各鬼神洙曰襄陽記曰亮死所在各
作泣鬼神洙曰襄陽記曰亮死所在各
百姓遂因時節私虛簷交鳥道
祭之於道陌上虛簷交鳥道
廟道在山中故云交鳥道則山中之
險道也舊所引乃成都先主廟事地理錯
亂也鶴曰夔州先主廟在臥龍寺故曰空
山公詠懷古跡亦有翠華想像空山裏之
句若是成都廟誠不枯木半龍鱗洙曰成
應言虛簷交鳥道矣枯木半龍鱗
葛亮廟亦在先主故宅城西復立素像先
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廟前有雙大栢古峭

可愛人云諸葛手植襄陽記曰亮卒百姓
私祭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可聽立廟於
成都者後主不從臣聞周人懷召隆中書郎
尚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隆中書郎
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存
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
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
像問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
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臣愚以為宜
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
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所斷其
私祀以崇正禮於是以崇正竹送清溪月蘇曰黃綏詩云
送清溪月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
送清溪月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

寔況乃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洙曰舊
妾身輕時祀十二月亦祈禱閭里門也閭里中門
也蘇曰葛稚川再到鄉園閭井改易兒女
更換唯綠水青耳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
山少不減舊耳如何對搖落
如何對搖落洙曰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
王戩王戩趙曰此包已下公言其身之流落因
鳴邑趙曰此包已下公言其身之流落因
自比而況乃久風塵論悠悠風塵孰與關
感歎也張並
張並洙曰關羽張飛傳曰初劉備備藁蜀丞
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
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用兵也徵士

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
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
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為之將此三人
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
濟諸葛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
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趙曰此蓋言
諸葛與關羽張飛之才器孰與並乎言不
可並**功臨耿鄧親**云寇鄧之高勳耿賈之
矣**鴻烈修可曰公評品以為鄧禹應天才不**
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可親近矣
小**河圖洛書五經識緯孔子所甄驗應自**
遠謹按洛書云云圖書云云臣聞聖主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

與神合契願大**得士契無鄰**洙曰蜀志先
王應天順民
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
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
和黃權季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一費
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所擯也
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
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遲暮**
堪帷幄洙曰運籌中飄零且鈞緡洙曰詩其
絲伊**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洙曰謝靈
繒下作洒淚眺連崗蘇
日孔煒常下憂國之淚
詠懷古跡二首共五首三首見懷
古門鶴曰玉殿虛

無野寺中當是
大曆元年作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劉先

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將陸議所破於秭歸步歸魚復改為永安遂卒

於永安鶴曰案蜀志章武三年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年六十三變有其廟故

作此以翠華想像空洙曰一山稟洙曰翠

懷之翠華想像空洙曰一山稟洙曰翠

想像猶髮趙曰玉殿虛無野寺中洙曰

翠華大子之旗也玉殿虛無野寺中洙曰

臥龍寺先古廟杉松巢水鶴希曰春秋繁

主祠在焉古廟杉松巢水鶴希曰春秋繁

也夜半水立感其生氣歲時伏臘走村翁

則益喜而鳴故曰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猶祭祀民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

洙曰言民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

祀同鶴曰漢魏丙贊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魏證

傳亦云君臣同心是謂一體

諸葛大名垂宇宙洙曰謂諸葛孔明宗臣

遺像肅清高

洙曰漢以蕭何為宗臣以功烈見於後世者三分割據紆籌策洙曰三

亦可擬簫何三分割據紆籌策洙曰三

蜀吳當時孔萬古雲霄一羽毛洙曰言聲

步萬伯仲之間見伊呂趙曰言孔明在伊

文帝論傳毅之於指揮若定失蕭曹謂功

班固伯仲之間耳謂功

垂成而福移漢祚難恢復不可復再志决

亮薨而皆親覽希曰本司馬仲達有

身殲軍務勞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已上

食少事煩之嘆也

蜀相鶴曰蜀相謂諸葛武侯當是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洙曰

葛亮傳先主建安二六年即帝位用亮

為丞相錄尚書事祠堂孔明廟也成都記

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

錦也廟有古柏武侯手植之鶴曰華陽國

志成都夷里橋南岸道城西有城故錦官也

諸葛公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前有雙大柏

映堦碧草自春色洙曰江淹別隔葉黃鸝

空好音空一作多洙曰音王僧三顧頻繁天

下計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往乃見又亮上疏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顧於草廬之中言先主之自見

亮亮為先主而仕皆為天下大計鶴曰王

莽傳鄭重頻煩也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

能頻煩至吳兩朝開濟老臣心洙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見屬

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

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

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貞信之

節繼之以死又亮表云興漢室還於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出師未捷

職分也兩朝謂先主及禪也

洙曰一云未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洙

戰又未用

閱其志不遂也本傳云十二年春亮悉大

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

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

月亮疾卒于軍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

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師曰亮欲合一天

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使亮未死則吳魏

豈能保其土地哉

諸葛廟鶴曰詩云久遊巴子國屢

而梁權道編在元年恐非

久遊巴子國程曰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為

夔子國後為楚地秦滅楚置

郡即為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

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

主并吞更出師洙曰翊戴言輔翊尊戴劉

吞中國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現研歷

之志

曰右按前漢志民之精爽不二齊肅聰明
者神或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使制神
弊巫現醉為之牲器以見廟歛憶吟梁父躬

耕起未遲趙曰舊本耕作也未遲非吟

武侯廟廟在輔曰成都記云諸葛公

立素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

前有雙大栢古峭可愛內有裴

令公所著碑柳僕射書相國段

長當是指夔州廟後有上卿翁

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

曆元年作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希曰陶詩孟猶

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傳亮躬耕隴畝好

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在襄陽城二十里號曰隆中徐庶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見之如乎先

主病初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

漢中臨發上表辭卒於軍魏將軍鍾會至

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

夔州歌鶴同作十首九首見都邑門

天涼當是大曆二年夏作

武侯祠堂

洙曰一作生祠

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

長

洙曰見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孔明廟前有老栢黛色參天二千

尺詩千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

崔卿權夔州

鶴曰公大曆元年至夔時乃栢都督公嘗

為栢作謝上表又有陪栢中丞陪宴將士二首其詩作於冬則

崔卿權州必在二年此當是二年作

大賢為政即多聞

趙曰言多有傳聞之善政也

刺史真

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

江濱

洙曰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

居室上

古詩十一首

寄題江外草堂

魯曰梓州作寄成

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亂遂走梓州今於梓州懷思草堂遂作是詩寄題焉鶴曰寶應元年公避徐知道之亂至梓州今詩云

顧惟魯鈍姿豈識梅杏先獨携
老妻去慘澹凌風煙蓋謂不能
前知徐知道之反也詩云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則此詩當
是廣德元年作

我生性放誕蘇曰唐賀知章晚節尤誕放

石焉能王公大人蘇曰稽肅生平放誕性僻泉

門下心緒卑屈難欲逃自然

者謂之逃禪嗜酒愛風

其清氣可相敵卜居此

矣吳笑而不答林泉遭亂

到蜀江謂祿山反臥病遣所便趙詩謝靈

對空誅茅初一畝茅以力耕

宮畝之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

年趙曰公以乾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始又

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始也唐

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

晚得斷手凡營造敢謀土木麗彭曰堂名

其草創豈求土自覺面勢堅

木之華麗乎審曲面勢

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舒蒼

一曰古樂府短歌不羨數能同釣船干戈未

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

天洙曰魏文帝詩古來賢達士洙曰一云

賢達勝士登此眺望寧受外物牽顧惟

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陵

風煙事迹無固必洙曰語子絕幽貞愧雙

全尚念四小松趙曰易云幽蔓草易拘纏

霜骨不甚長末為鄰里憐師曰以四小松

姿勁節而為蔓草所戕不獲遂其生長之

草堂

洙曰草堂在成都浣花里揚

歸也鶴曰當是廣德二年自梓

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不忍竟

舍此復來雜蕪之句若避

崔旰之亂何至涉三年而始歸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

年非也詳見註

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史

蘇曰

日事反覆於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

日須史之間時崔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

宵斬白馬盟歎氣已麤

未嘗有歎血之盟蘇秦說趙令會天下之

諸侯東性桓公為盛葵立之會西取邛南兵

北斷劔閣隅

草堂方畢工而遂去也是年七月徐知道

反大將赴朝廷謂嚴武以召去為京兆尹

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公復往依之於是始

歸草堂玉洙以為是崔寧入朝楊子琳為

亂然崔旰楊子琳之亂乃是以西取邛南兵

是時公在雲安矣洙第以是西取邛南兵

句信其為栢正節同亂然寶應元年方於

邛州置鎮南軍羗渾奴刺西寇梁州梁即

興元府在成都之北或者取邛南之兵以

斷劔閣之路爾況謂之蠻夷塞成都始聞

曹參

日

中

桓

孟

兵

成

道

尹

為

琳

年

冬

之

復

州

日

史刺其勢不兩大

數十人亦擁專城居

其春公已發白帝城下峽泊江陵矣布衣

成都若果候子琳之亂平而復歸則布衣

為亂者也大曆三年崔寬攻敗子琳始復

著漢殊是專指羗胡而言羗小賊臣因之

與元府在成都之北或者取邛南之兵以

斷劔閣之路爾況謂之蠻夷塞成都始聞

其春公已發白帝城下峽泊江陵矣布衣

數十人亦擁專城居

史刺其勢不兩大

始聞蕃漢殊

日

刺其勢不兩大

始聞蕃漢殊

日

刺其勢不兩大

楊子琳本賊帥也杜西卒却倒戈賊臣互

鴻漸表以為刺史杜西卒却倒戈賊臣互

相誅所誅誅曰楊子琳為寧妻任氏焉知肘腋

梟自及梟鏡徒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

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龜

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日

僖公五年左氏傳云狐裘萬人欲為魚趙

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數禹之功曰微禹

吾其魚乎光武紀百萬之眾可使為魚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

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

用錢地洙曰左傳風雨聞號呼鬼一作妾

與鬼馬趙曰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

妻也為鬼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

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

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雞榛蕪鄭

傳他計切除草也蘇曰安謂隋文帝召為

後辭官入門四松在步堞日堞徒協切

垣也趙曰宋書袁粲為丹陽舊犬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我歸沽酒携

胡蘆提榼壺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希曰大官謂嚴武魏文帝書云今遣騎新鄭城郭喜我來賓客

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洙曰黥布傳上

對衆折隋何為天下安用腐儒哉鶴曰健兒賈秀

等也又京師召募十萬衆號天武健兒飄

颯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鄭曰

求切結痛也贅之銳切趙曰莊子云附贅

之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洙曰莊子駐拇疣贅養生澤雉又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嵇康採薇山阿趙曰倣古詩

食歲不願餘師曰嚴武鎮成都卒於永泰

而不敢見用故云骨髓幸未枯食薇

柎木為風雨所拔歎鶴曰柎木在

前而師以虎倒龍顛喻嚴武之

蓋武以其年四月死按史永泰

元年三月大風拔木而此詩云

五月鬢聞寒蟬東南飄風動也至又非三月為風所按師古之說或是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若在則公方自閬州回成都再依嚴武不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一云古老相傳二百年

誅茅卜居總為此趙曰屈原問漁父云誅鉏草茅以力耕乎五

月鬢鬢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洙曰莊子雲氣不

風不終朝江翻石走流雲氣待族而雨蘇曰漢

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翻孔沙驚石走林木多折幹排雷雨猶力

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

上童童一青蓋洙曰蜀先主舍東南有一木遙望之童童若車蓋

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洙曰

言地籟風作則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則大和趙曰言其

聲之鼓動如之宋玉高唐賦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舊注引莊子地籟似之而非

矣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胃臆趙

乃卞和淚盡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

無顏色師曰榘杞梓天下之良材柵樹為風雨所技喻嚴武死於蜀南無

所依故歎惜之上元二年嚴武鎮成都左
自閬州挈家往依之武歸朝廷甫浮游左
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為節度
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承泰元年夏武卒
郭英乂代之甫失所依乃泛江移夔州大
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詳味此詩殆為嚴
武而發歡焉甫築草堂於成都浣花里甫
為得此樹以為遊息覆庇其下猶賴武以
庇焉今也如虎倒龍顛是使草堂之人
而無所棲託故云草堂自此無顏色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蘇曰古之以

也茅土所謂茅屋者制節之方州
四方風號令也所以鼓舞萬民和
起漁陽之義也天寶十四載祿山

忠是謂義兵號令天下陷河
郡縣是謂義兵號令天下陷河
詩皆上元二年之師曰甫以
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
死郭英乂代武為節度甫由是
見知英乂託以為生兼與楊子
琳栢正節度卷三英乂
併攻楊子琳栢正節度卷三英乂
茅之義也鶴曰唐自天寶之亂
民不得其居處者甚多公因茅
屋為秋風所破遂思廣廈千萬
間之庇其為憂國憂民之念至
矣師古謂此詩託以喻崔旰之
亂要之自不必專指旰而作蓋
安史為禍於閬內山東河北者
已為極盛吐蕃又復入寇於是

隴蜀多為踐擾廣內且有太一
 之變江浙且有袁龜之禍二川
 復有段子璋徐床屋漏無乾處
 而反詩所謂床屋漏無乾處
 是也永泰元年夏公去成都
 忠倫草堂已不得而居秋晚在
 雲安縣有雲安九日詩則是在
 秋公已不在成都豈見茅屋為
 秋風所破其作此詩者以郭英
 又好殺如秋風公在成都以嚴
 武之死欲再休英而去所以託
 縱不可托故舍之而去所以託
 言茅屋為秋風所破
 蓋深有所感傷也破

八月秋高風怒號

其修可為風唯是無作

則萬竅卷我屋上三重茅蘇曰八月陰中
 怒號也

事秋高風怒號者秋於五性為義天寶十
 四載十一月九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

藩漢兵十餘萬自幽州南向指闕詭言起
 義以誅楊國忠為名其怒號之甚也卷我

屋上三重茅者是時方陷三郡謂先殺太
 原尹楊光翽於博陵郡十二月六日陷陳

留郡殺張介然九日陷榮陽郡殺茅飛度
 太守崔無詖故云卷三重茅也

江洒一作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鄭曰罥
 滿一作

下者飄轉沉塘坳蘇曰分茅之臣悉皆奔
 逃濱於患難之側而不

顧者若范陽副使封常清三與戰皆不勝
 西奔陝高仙芝鎮陝奔城西保渭關故曰

西奔陝高仙芝鎮陝奔城西保渭關故曰

泗江郊也高者以義為高也林君也肅宗
即位靈武玄宗在蜀長林也高義之臣
從左右如韋見素陳玄禮故曰挂胃長林
稍也塘坳泥塗也下者卑汙喪節處於泥
塗是時河北二陽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
陽萬石令狐潮陽希文劉貴哲皆附賊其
後潮亦說張巡曰盍相從以苟南村群童
富貴可謂飄轉而不能自守也

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

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蘇曰南明也村

能為鄙野無知之輩以我疆賊吾善良故而莫
孤潮說張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閔天
下事去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

顏真卿以食盡援絕奔郡渡河於是河北
郡縣盡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制節
也公然抱茅入竹子守土門所謂抱茅制節
謙也果卿謂祿山曰汝營州反乎祿山怒
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祿山怒
縛之絕節解而罵不絕賊鈞斷其舌果卿含
胡而絕張巡保睢陽使南霽雲請賀蘭進
明告急賀蘭無意出援兵且張樂遂以大享
霽雲言城中食盡力屈賀蘭不聽遂截指
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呼天而嘆曹子建善
詩外傳曰乾喉焦唇仰天而嘆曹子建善
哉行曰日來大難也燥歸來倚杖自歎息
唇乾蓋公參用之也蘇曰再嘗與韋宙同陷
俄頃風定雲里坐色賊道歸行在所此所以

秋歎嘆息也四方是時張巡許遠擣其腹心
而賊勢遂衰四方倚角而祿山詭言之號
令無所施猶風之定也雲墨色者雲喻禮
樂法度墨色不明也天子蒙塵西幸忠臣
繼踵南陷賊札義秋天漠漠向昏黑布余
法度無自而明
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裂也蘇曰秋義
以義理天下今也宦豎蔽其明女謁多其
心漠漠而無所察治向昏者垂老之晚年
也黑不明也明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
真妃迷其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
之本儉之所尚也余者所以衣被也
余蓋以恭儉而衣被天下且置之而不
所殺少恩而似鐵鐵黑金也而以斬殺為事
斬殺少恩而似鐵鐵黑金也而以斬殺為事

被天下又且少恩以徇太真妃之欲也
兒太真妃也臥安寢也太真妃之欲也
嘗以祿山為養子出入宮掖不禁穢醜稔
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入范陽與真妃為
外援且令進奇禽異物以蠱帝心宰相太
子多言其反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
漁陽難作且約大真妃為之內應朝廷床
機謀祿山靡所不知豈非踏裏裂也
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蘇曰床
以為安也床床四方之所安居者屋漏無
乾處者謂今皆陷於泥塗是時滄者趙見
博平陷虜潼關失守南破宛洛張介然崔
無諛死其城郭李澄盧弈蔣青死其官所謂
如麻未斷絕者蓋天下浸淫於塗泥未之
已也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未之

為併懽故甫以雨脚自經喪亂少睡眠長

未斷言其亂之滋也蘇曰祿山父子僭竊於三

夜沾濕何由徹蘇曰祿山父子僭竊於三安得廣

枕豈非少睡眠也蜀道尚艱難靈也

武未還內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

夏千萬間趙曰白樂天詩我願布裘千萬

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

間之廣夏二公之言自有深旨

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蘇曰亂

憂而思樂忠臣義士之常心甫於是時官

卑位下身親罹之力無所施不免傷今思

古而欲得庇覆天下之蒼生謂其歡然懷

歸尚未忍弃去高祖太宗之遺烈故欲復

安之使無震風凌雨之嗚呼何時眼前突

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蘇曰不嗟

足故咏歌之甫遇亂而願治其所以嗟嘆

咏歌者蓋寫其憂憤之心冀欲有以衰撥

亂之主而康濟王室以成魏巍之功

謂之何時者所望之誠至也吾廬獨破受

東死亦足者綠山之亂天子入蜀甫走鳳

翔謁肅宗授拾遺與房琯少為布衣交至

德元載七月二十一日琯敗於陳陶斜罷

相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肅宗怒詔吏

推問後意解出為華州司功曹然不甚省

錄時寇奪甫家鄰彌年懦弱至餓死繼而

弃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故其斷

章所以言死亦足也左傳楚申叔展問還

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芎藭乎注二物可
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時子美方為
嚴武所不容詩之明其嚴武所不容然所
舊注引楚申叔展言明嚴武所不容然所
引事迹與意大不相同廣德元二年詩皆上元元
年作嚴武鎮蜀初則廣德元年公在梓州
再則廣德二年公在幕中改定為上元元
年秋也假使舊注不引左氏又不誤指嚴
武直論詩意豈有
府尹不相容者也

水檻

鶴曰詩云遊子久在外門戶
無人持當是廣德二年自梓

閣回草堂時作梁權
道編在永泰元年非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
日洙

郭景純詩高
浪駕蓬萊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

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
洙曰高岸為陵何傷

浮柱欹
趙曰張平子西京賦時遊極於浮
柱結重欒以相承注三輔名梁為

極作遊梁置
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日洙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

木支
洙曰大厦將傾
臨川視萬里何必欄

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趙曰韓詩

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
人曰向劉著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

不忘故也師曰持守也詩云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萬物皆有變易於水檻何恨乎水
檻駕于巨浪之上為水所蕩動浮柱歎側
此亦常理但顛危必用扶持譬若大厦非
一木所能支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此
甫舍蓄意思諷朝廷之不持材當顛危之
有扶持者矣臨川視萬里何必攔檻為蓋
言王者以天下為度當一視同仁恩及無
辨外不可有此疆爾界之

破船

鶴曰詩云緬懷邈舊丘鄰人
亦已非當是廣德二年再歸

草堂後作未句云所悲數奔竄
白屋難久留明是年果下忠渝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

傍柴門遊

趙曰此言志在江海豈局促於
青溪上旁柴門而遊為事乎

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隣人亦已非野

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

船胡田切洙曰江
賦詠採菱以扣船

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

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

難久留

蘇曰賈復見耿弇曰子非久留白
屋之士風雲會合子當平步天衢

耳後果如其言師曰亂兵謂崔旰之亂甫
往梓州舊丘故材也指草堂隣人亦已非

謂流離也甫去成都凡三載向者所泛扁
舟埋沒於泥沙故船舷不堪重扣船傍

也扣之以節歌甫在東川未及西歸故云
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謂
船破

營屋

鶴曰愛惜已六年載茲辰去千
竿當是永泰元年作蓋公上

元元年營草堂時已植竹堂成
詩所謂龍竹和煙滴露梢草堂
詩所謂步葉萬竹疎是也意
公正月歸溪上時營屋故作

我有陰江竹

師曰甫植萬竹
於草堂故云

能令朱夏寒

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纂要曰
夏曰朱夏又爾雅夏為朱明

陰通積水內

高入浮雲端

趙曰枚乘詩云
美人云在雲端

甚疑鬼物憑

蘇曰王肅行大白見山林
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

不顧翦伐殘東

偏若面勢

師曰謂植竹以蔭東射戶牖可
之日隨其所向之勢

永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

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

趙曰詩考槃在阿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
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若碩人之在澗在
阿而後成
其樂也
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
趙曰除草

曰薙言雖有薙葺之勞洗然順所適此足
而吾之衰病可寬也

代加餐寂無斤斧響

師曰甫築草堂茅茨
不翦椽柱不斷削蓋

順其所適也故云寂無斤斧響

柴門

鶴曰詩云泛舟登瀛西回首望兩崖又云東城乾旱天其

氣如焚柴當是大曆元年夏未求居於瀛西時作所以又有蕭瑟灑秋色之句若云是大曆二年則無旱又自瀛西遷居

東也矣

泛舟登瀛西

洙曰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沙者為瀛其涉也謂之踏瀛秦

俗以堰水為瀛皆謂之瀛趙曰夔州惟有名今云登瀛西則舟已泊而登其岸也舊注有踏瀛之說非也

回首望兩

崖

蘇曰

崖華曰兩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

安其熱氣過如焚柴趙曰爾雅云祭天曰

燔柴積薪而焚之也鶴曰按唐五行志永泰二年閏丙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六月

永泰二年改大曆元年東城指夔自蜀言之夔居東也故

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哈呀

趙曰哈音憾哺也呀音虛加反張口也而

公所用無乃哈呀乎蓋哈呀注云谷中也

舊為巴東郡

大江蟠嵌根

嵌切

皆入于海趙曰嵌下衝割坤軸

蕞之根也出莊子嵌下衝割坤軸又似地軸

挺扶而竦壁攢鏡鄒如鏡鄒之劍矣蓋蕭

爭回

瑟瑟灑秋色氣

洙曰

昏霾日車

洙曰

日車嶼

門自此始

洙曰

夔州為夷門也

鄭

最窄容

浮查禹功翊造化

疏鑿就敵斜

趙曰

江賦

夏后

巴渠決太古

蘇曰

巫峽

記巨渠開衆

水為長地

蘇曰

赴壑如長風煙渺吳蜀舟

地蓋本於此矣

積水

檝通鹽麻

洙曰

後客居詩注我今遠遊子飄轉

後客居詩注

見此矣

混泥沙

趙曰

江賦

或萬物附本性約身不

混淪乎泥

趙曰沈休文詩

願奢茅棟蓋一床

茅棟嘯蹲鵠

詩

清池有

餘花濁醪與脫粟

洙曰

濁醪

嵇康事

在眼

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

洙曰

陶

氣日貧病

洙曰

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

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

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洙曰

漢書理

足了垂白年

趙曰

畢卓

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

已垂敢居高士老

師曰

差輩也

敢

書此豁

平昔迴首猶暮霞

客居

趙曰此雲安詩鶴曰詩云今

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村

鴻漸帥蜀按史大曆元年二月

壬子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劔南

東西川中南山西等道副元帥

則是詩當在大曆元年春晚欲

遷夔州時作所以有

舟子候利涉之句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

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洙曰沈休文詩邪

堅雜石痕趙曰沈休文詩邪子規晝夜啼壯

士歛精魂趙曰阮籍詠懷峽開四千里水

合數百源趙曰千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有

四千里乎希曰按峽程記瀘合遂蜀四郡

皆峽之郡自蠻江桔柏池導等江至此二

百八十里會于峽前次荆門都四百五十

難蜀在西川而瀘在東川水有數百源則

其迂回自源徂未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

存蜀麻久不來吳塩擁荆門洙曰蜀人以

塩也趙曰以商揀貨西南失大將鄭公卒

易吳塩不行之故也商旅自星奔洙曰時崔寧殺郭英乂也

靡不望影星奔鶴曰蜀多産麻成都尚載

之貢籍吳蜀商旅每以麻塩為負易崔旰

殺郭英又蜀中大亂商旅以道阻為之奔
散故蜀麻不出峽而吳鹽空擁於荆門也
柴門詩亦云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大
抵蜀富於麻而荆多鹽如夔萬等州有鹽
監鹽井亦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時除
荆州地也
杜鴻漸為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
成都尹

路中央生理不得論洙曰甫依嚴武武死

有崔寧之亂此甫所以進退不能也趙曰
公言其欲南下以歸長安到處留滯而未
能今尚在半路也舊注云甫欲依
嚴武武死英又不能容大非是
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

孫洙曰思嚴武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辭鳳

隨其皇去鮑曰豈鄭公之離雀暮喧繁

言賢者亡而小人喧競也時崔寧楊子琳
栢正節更來成都蘇曰王符隱居不仕自
歎曰鸞鳳思見而不可得籬
雀終日喧人耳目何其繁也
覽物想故國
蘇曰王仲宣周覽春十年別荒村日暮歸
物緬想故國花草

幾翼北林空自昏趙曰上句以譬能歸者

在徒自昏暗而無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

坤洙曰時厭亂久矣故甫前有稷契易為

力犬戎何足吞 趙曰但得稷契而用之易

吞儒生老無成 蘇曰升安國云儒士臣子

憂四番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洙曰詩所謂以

寫我憂也

客堂

鶴曰詩云栖泊雲安縣消中

秀蘆笋綠當是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

昭未察是年公尚在成都也

憶昨離少城 洙曰成都之內城謂之少城趙曰指言成都也蜀都賦云

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在

大城西希曰圖經云秦張儀築少城李膺

記在少城西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宵

窀一林麓 蘇曰麓說愛山至牛條嘆曰欲得此宵窀林麓採薪種藥足以

投老後隱中山果召不起號栖泊雲安縣

洙曰雲消中內相毒舊疾甘戴來衰年得

無足死焉殊方鬼 洙曰李陵書云鬼頭白兔沒為異域之鬼

短促 洙曰不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 洙曰

馬望雲鴈意在北以所別家長兒女欲起 居非故國此自喻也

慙筋力

趙曰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為能

客堂叙節改具物

對羈束石暄蕨芽紫

野蕨漸紫苞

謝靈運詩

渚秀

蘆笋綠

洙曰蘆竹笋也

楚人謂之荻芽鶴

初生無葉詩召南云言采其蕨陸機疏云

蕨山菜也初生以麻莖紫黑色文釋蘆云

詩衛風碩人云葭揭揭陸機云葭或謂

其心挺出其下本如箸以銳之而

巴稼

洙曰

細其萌為薤江東人呼蘆笋為薤

一作

糝

糝

一作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糝

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

趙曰謂省郎也

部員外郎

自顧亦已極

洙曰南先

前輩聲

故稱臺郎

前輩聲

名人

蘇曰張融

埋没何所得居然縮

聲名映照今古

埋没何所得居然縮

埋没何所得居然縮

章紱

趙曰謂

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

緋魚也

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

受性本幽獨平生憇息地必

種數竿竹

洙曰王子猷所居必種竹

事業

自云一日不可無此君

事業

事業

只濁醪

洙曰恨賦濁醪夕飲之下引嵇康與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注恨賦濁醪夕飲之下引嵇康與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山巨源書曰濁醪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

者累奏資薄祿

洙曰嚴武奏甫

主憂豈濟

授劔南叅謀

主憂豈濟

時身遠彌曠職

洙曰曠職於職事無所親也希曰主憂一本作生憂

書云無曠廢官註云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舊註謂於職事無所親非公之意

循文廟筭正

洙曰循文守文也廟堂也筭筭筭也

獻可天

衢直

洙曰左傳獻可替否易何天之衢

尚想趨朝廷毫髮

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洙曰傷不得行

其志耳

遣興

鶴曰梁權道編在乾元二年秦州作以客子念故宅三年

門巷空當是乾元元年華州作同作三首二首見宗族門蓋

公以天寶十四載携家避亂至乾元元年為三年是時公之弟在東都故第二篇言華三篇言洛陽後果暫至東都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

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

洙曰曹子建詩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上無極天路安何窮顧此

遊客子捐軀遠從戎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鶴曰公以天寶十四載乙未十一月避

賊往白水至乾元二年戊戌為三周年詳見題注 悵望但烽火

洙曰詩戎生涯 戎車滿關東

通其泉宮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卷之六

